

连根拔起110米高“垃圾山” 盘活大家眼中的“负资产”

# 深圳这个“脏活”为啥干得干净漂亮

2025年12月底的一个清晨，罗湖区银湖山麓一派火热。挖掘机调度员陈锦国拧开装满浓茶的水杯，走进驾驶室。他面前的玉龙填埋场，被一块11.69万平方米的超大绿色天幕覆盖。天幕之下，数十台挖掘机正开足马力作业。这里是玉龙填埋场，沉睡着255.15万立方米的陈腐垃圾，体量足以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泳池。这是迄今为止全国体量最大、全量开挖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，一场规模空前的“城市肿瘤切除手术”正在进行。

## 为城市做“切瘤”手术

“三号区域膜已掀开，往东南平移两米开挖，土层含水量高，铲斗别太满，挖完立刻覆膜。”陈锦国沿着临时铺设的碎石路走下高坡，对着对讲机叮嘱。他身后的挖掘机，正将混杂着塑料、织物和污泥的陈年垃圾装入等候的渣土车。还未等粉尘飘散，一旁的雾炮机就喷出细密的水雾，将扬尘锁在原地。

“这活儿，精细得像做手术。”陈锦国刚到这里时，面对的还是一座约110米高的“垃圾山”。如今，“山体”已削去约15米。位于罗湖红岗路清水河路北侧的玉龙填埋场于1983年启用，是深圳早期建设的城市垃圾填埋终点站，那时人们习惯称它“玉龙坑”。2005年底，填埋场正式封场。

早年的荒郊野岭，今天已成为城市中心区域。“垃圾山”像城市的巨大肿瘤，与周边建成区格格不入。而土地资源的紧缺，又倒逼城市从根本上探索“垃圾山”治理新路径。

2024年，随着深圳“整体规划、连片开发”战略落地，这片填埋场迎来了脱胎换骨的重大转机。目前，这里每天开挖垃圾6000立方米，每天筛分5000吨各类垃圾，每天进出渣土车500至600车次。

## 给垃圾装上“呼吸系统”

站在观景台上，中兰环保技术负责人赵文阔指着天幕覆盖的核心作业区：“这是现在国内最大的天幕系统，最大跨度280米，是我们破解‘邻避效应’的关键。”

“它就像给填埋场搭了个巨型帐篷。”赵文阔比画着。这套系统不仅实现视觉阻隔，还安装了除臭喷淋系统，能有效降尘除臭、控制污染。

顺着他指的方向，数十根白色管道从堆体中伸出，连接着远处的鼓风机。

“这是快速好氧预处理系统，我们每隔15米就梅花状布置注



2025年12月25日拍摄的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。 新华社发



施工人员在天幕下进行开挖作业。

气井和抽气井，通过空气流通，加速堆体中有机物的降解，降低堆体的甲烷和臭气浓度，相当于给垃圾堆体安装‘呼吸系统’。”

不远处，一台雾炮车缓缓驶过。赵文阔特意停下脚步，指着雾炮出口的添加剂罐解释：“里面是植物除臭剂，不仅能降尘，还能分解臭气分子。风大的时候，水雾在阳光下能映出好几道小彩虹。”

上午10时，“00后”环境监测员成后冰背着便携式监测仪，踏上了当天的第一趟巡检路。他蹲下身，将监测仪探头贴近地面。屏幕上跳出一组数据：“甲烷浓度0.3%，硫化氢未检出，臭气浓度8，全部达标！”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话语里透着骄傲：“我们的标准比国标严格得多。在这里上班，白衬衫穿一天，领子都不脏。”

他的底气，来自遍布全场的智慧监测网络。深层位移、边坡稳定、地下水水质、噪音分贝……数据每秒刷新。“以前靠腿跑点，现在靠数据说话。”成后冰说，“垃圾山”能让人安心穿白衬衫，靠的都是硬核科技。



工程车在晾晒车间搬运垃圾。

## 开挖的垃圾变成宝

在玉龙填埋场的筛分车间里，一场垃圾的精细分解正在上演。深能环保项目负责人赵立超解释，这些垃圾包括渣土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污泥、库底污染土。其中，生活垃圾经筛分后，轻质物可运往能源生态园焚烧，实现价值转化。

“在焚烧车间，它们充分燃烧后，产生的烟气在850℃以上的高温中至少停留2秒，彻底分解二噁英。经过多重净化，最终烟气排放的指标全面优于欧盟标准。”赵立超说，玉龙填埋场的陈腐垃圾筛分后，轻质可燃物设计量为33万吨，燃烧后发电量达1亿度，相当于2.6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。

上午11时，渣土车司机陈师傅把车开进自动冲洗区。高压水枪喷出扇形水雾，将轮胎上的泥土彻底冲刷干净。“你看，就这样上路，保证不带一点泥。”

陈师傅这趟的目的地，正是赵立超说的能源生态园，离填埋

场几十公里。在那里，垃圾将完成从废弃物到清洁电能的蜕变。“以前总觉得垃圾脏，现在才知道它们是宝。”

## “玉龙坑”将成“聚龙园”

夜幕降临，“玉龙坑”依然灯火通明。调度中心的屏幕上，每辆渣土车的行进路线清晰可见。

不远处居民楼里透出温暖的灯光，与工地照明交织成一片。

成后冰站在观景台围栏边，望着规划图上“山水云台·数创智谷”的字样，满是期待：“等这里清空、修复，就会成为新的产业空间，将来是一个‘群龙’聚集的科技园区。”

“看着‘垃圾山’一天天变小，心里挺舒坦的。以后这里变成科技园区，环境好了，家也更宜居了。”家住万科第五园的居民张先生坦言。

根据规划，这里将完成逾410万吨陈腐垃圾治理，释放约30公顷产业用地，初步规划开发规模超百万平方米，预计可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超150亿元。罗湖区计划在这里布局研发、中试、数字服务等产业链，打造成数字产业聚集的智创高地、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绿谷。

“玉龙坑”的治理模式得到了专家认可。在北京大学环境能源学院副院长徐期勇看来，它的治理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修复，可能重塑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。

“老旧填埋场缺乏防渗系统，很像城市肌体的一个肿瘤。全量开挖与生态修复，正是为城市实施一场精细的外科手术，彻底清除病灶，让这片土地重获新生。它不仅解决了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，也为产城融合提供了新的空间载体，为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。”徐期勇说。

天幕之下，“垃圾山”正在一点点消失，“玉龙坑”的凤凰涅槃才刚刚开始。

综合新华社、《深圳晚报》报道